



檐下大地静美

□李季

辛弃疾《清平乐》词云：“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”过去乡下的房子多为土墙草顶，檐是披草屋檐，故称为“茅檐”，经雨淋日晒，披散的茅草成了灰黑色，见证着无尽的岁月。

“三月残花落更开，小檐日日燕飞来”。燕子向来和人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和人相亲相爱。檐下除了燕子，还住着麻雀，它们是聒噪的孩子，一天到晚喋喋不休。燕子吃虫子，而麻雀总是偷吃粮食，还常飞到锅台上，啄食剩余的饭粒。所以，燕子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，而麻雀恰恰相反。我们经常搬着梯子爬到檐下，抄麻雀的家，掏出一窝麻雀蛋，或是嘴巴黄黄的小麻雀。雪天，会扫出一片雪，撒一些麦子，用竹筐罩回几只，用绳子系住它们的腿，拉着它们，让它们飞来飞去。

夏天，檐下蛛网比较多，我们举着竹竿攀下来后，满村子跑着粘知了。数九寒天时节，一场大雪后，房顶被白雪覆盖，家家的檐下都会挂出一排长短短的冰凌，很多伸手就能够到。我们摘下来后，拿在手里玩，从不嫌冻手。有些孩子甚至拿着当冰棍吃，被大人看见，冰凌被夺走扔掉，还会被呵斥几句。

我们喜欢满月的夜晚，月色如昼，不误我们在檐下拍纸板、打弹子、跳房子。月光穿过房檐，穿过木窗，洒亮小屋。窗前静坐的少女，是谁的姐姐？不久便远嫁他乡。

“一檐细雨春阴薄”。春雨携带着微凉，淋湿了房檐。大人们戴着斗笠、披着蓑衣，在地里忙着春耕，孩子们在门边坐成一排，双手托腮，望着檐下垂挂的雨帘，有些莫名的惆怅。夏天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人兴奋，尤其是久旱之后，大人和孩子们笑着从地里、野外跑回来，顾不上换下已经淋湿的衣服，站在门口看雨。檐下的雨帘成了瀑布，孩子们把手和脚轮换着伸过去冲着玩，水桶和脸盆放过去，不一会儿就满了。

檐下是夏夜乘凉的地方，竹床整个伏天就放在檐下。檐下风凉，还淋不到露水，男人和男孩子盛夏之夜大多是在檐下度过。星光低垂，洒满房檐，时时参与着人间的悲喜。

檐下最热闹的时刻是冬天日上三竿时，人们聚在一起晒暖聊天，享受一年中难得的清闲时光。檐下挂着一串串玉米穗、一串串大蒜、一串串干辣椒，还挂着腊肉、腊鸡和腊鱼。喜鹊在枝头喳喳叫着，不知谁家来了亲戚。鸟鸣庭树，日照屋檐，太阳移到正南方，家家的檐下飘起了淡蓝色的炊烟。村子，祥和安宁；时光，悠远绵长。昔日的孩子们都已长大，去了远方；那时的大人们都已老去，有的早早故去。草房子早已不见，成了砖瓦房、楼房，茅檐和檐下的往事都已尘封在记忆里。

多年前听过一首歌，“檐下的花儿静静开，夜风似影久等在门外，残月独挂在窗台，将回忆映白，怀那人还在不在。”父亲蹲在檐下微眯着眼睛默默抽烟的样子，母亲坐在檐下低头纳鞋底的身影，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，而老家檐下的炊烟，早已随风消散。

□王剑

一

天一冷，原野上的草木，就都知道了。一种紧迫感，开始弥漫。风的掌心里有了凉意，南山上的林木浮动秋色，天空在湛蓝里洗了又洗，秋虫的音乐会正在日夜操练。

大地把所有的力量，都压在了不可阻挡的生长里。庄稼干净而沉实的身躯，沐浴着阳光。苹果一天天甜脆，枝干在风中摇曳。与洁白的棉朵，擦出爱情的火花。土层底下，根茎收拢着最后的养分，憨厚的红薯日益壮硕。它丰沛的汁液，从此将进入另一条神秘的河道，搀扶着人类，度过冬日的饥饿和寒冷。

农家的土墙上，挂起了一串串鲜红的辣椒。厨房里，飘荡着谷物新熟的清香。

走在炊烟袅袅的村子里，你会感觉生活多么真实。真实得就像那一树红红的枣子，轻轻一咬，就溅出了幸福的汁液。

二

喧闹的秋收之后，田野走向了寂静。大地收起全部的锋芒，开始远离所有的赞美。

大雁结队南下，发出一两声依恋的鸣叫。秋草快乐地枯黄，打量着田埂上散步的恋人。蚂蚁行色匆匆，拖运着田野里遗失的口粮。金黄的树叶，随风飘落。这是生命的回归，泥土深处，将是它温暖的巢。

秋天是一次伟大的分娩，产下堆积如山的庄稼、果蔬、牛羊和快乐，然后，安静下来，重新集聚精血和元气。阳光透射土壤，为大地母亲静静地疗伤。

灶膛里，秸秆燃烧的“哗哗剥剥”的声音，很美。母亲朴实而沧桑的面庞，被火光照亮了，也很美。霜凝大地。黑土中的小麦，酣然入梦。

新的生长，还需要等待。而这样的等待，需要整整一个冬天。

三

泥土，大自然的作坊。一粒种子，从泥土中醒来。它伸伸懒腰，霎时长成一片绿油油的麦子。一条蚯蚓，在泥土里穿行。它的身后，是层层翻腾的泥浪。一群蚂蚁，把温暖的巢穴安在泥土深处。泥土分享着蚂蚁家族庸常的幸福。一棵果树，用粗壮的根须，接过泥土的馈赠。

泥土是无中生有的奇迹。它用万物生长的浩瀚史册，托举世界，稳住人类前行的脚步。

泥土，朴实而谦卑的泥土，藏在庄稼的根脉里呼吸，借助青草的手语表达，噙着露水的眼泪沉思。它们温顺地在农民的指缝里滑动，成为对大地丰收想象的重要部分。

泥土，诗意而浪漫的泥土。在深夜或者黎明，它们打开心灵的宝匣，听燕子的呢喃，听苍鹭的耳语，听蟋蟀的鸣叫，听泉水的叮咚。松软的土壤里，盛着它们殷殷的心意，盛着它

们无限的生机。

没有了泥土，这个世界将失去母性，变得嶙峋而狰狞。

泥土一旦远走他乡，就会变成尘土，成为城市的奴。

要做就做泥巴吧！站在城市的水泥墙上，或许还能看见自己的未来。假若成了泥淖，那就是误入歧途，成了暗藏的泥泞和陷阱。

泥土是爱的堆积，是时光的归宿。

四

落叶，从高空坠下。犹如一支燃烧的火把，进入黑夜。

鹅黄、绛红、绀青、铜红，以及深褐。落叶用色彩，炫示理想。它内心的信念，驱赶着日渐逼近的寒流。

每片叶子都是独立的生命过程。从新生，到飘落，叶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

我喜欢看叶子落下时，随风飘荡的样子。大叶子飘落，从容而优雅。它像一支滑翔的大鸟，从高高的树端，起飞。阳光轻抚着它的羽毛，风儿摇动着它的桨橹。它不像告别，倒像是开始一段崭新的旅行。终于，“啪嗒”一声，叶子轻轻落了地。

小叶子调皮，翻筋斗、打回旋。倘若几片结伴而行，常常争先恐后地嬉闹。它们“哗啦啦”的脚步声，如同山涧流水，泼溅有韵。

叶子落在大地上，往往还有呼吸。蚂蚁从上面爬过，蚯蚓从下面拱过。然后，叶子慢慢枯萎、腐烂，和着雨水，变成黑土。

来年春天，树木光秃的枝丫，再一次生机盎然。只是，落叶原来的面孔，恐怕没人会记得了。

一片叶子的新生和毁灭，如同人的一生。去留随意，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

五

说到月光，一缕清辉，就从窗外进来了。

一枚月亮，从古走到今，从月缺走到月圆。然而，它的行程，刚刚开始。

苗条的月，挂在树梢上，像一把镰刀。看着成熟的庄稼，被农人收割。装载的马车，“吱吱呀呀”地从田埂上驶过。成群的牛羊，走下南山，圆圆的肚子，在晚风中招摇。炊烟拧着身子，直飞天空，它想成为月亮的挂件。

丰满的月，照着家乡，也照着远方。新婚的妇人，手扶栏杆，把月光纺成缕缕的思念。远行的诗人，采下江边的芙蓉，递给月下的虚空。一位老人，刚刚咬下一口月饼，躲在里面的回忆，就连连喊疼。

月光流淌，照着树木，也照着行人。月光下，有人在微笑，有人在痛哭。月光引领人们的哭或笑，爱或恨。月亮神情淡然，透着生命的苍茫。

月亮和树木、牛羊一起，勾画出乡村的诗意。

月光里有远山近水，月光里有亲人音容，月光里有童年岁月，月光里有憧憬希望。

银杏黄了

□安小悠

银杏树是十分美丽的。当我还在无声埋怨银杏总是不黄时，没承想，仅是一夕之间，银杏叶便全黄了，全是“满地翻黄银杏叶，忽惊天地告成功。”我站在树下抬头看，树干挺拔向上，笔直地指向天空。在蔚蓝的天幕下，一朵云走到这里也要停下来看看，那些枝枝叶叶在树梢兀自抖开鹅黄的头纱，仿佛要与日光媲美似的，就那样站成了一个时光美人。

如果银杏树是一棵，随意点缀在城市的街角，就是一处点睛的风景，偶行至此，会因它兀然闯入眼帘而生出心动之感。如果是成排的银杏树，那种美就有点动人心魄，用语言很难说得清，所谓“大美无言”，大抵如此吧！你只能站在那里，和银杏站成一排，变成其中一片黄色的叶片，变成一个墨点，最后成为这天然画卷中的一部分。

或许是银杏为黄之故，而黄色是最能发光的色，常常给人以轻快、透明之感，充满了希望和活力。在这样的银杏树下漫步，就是行走在立体画卷里，觉得整个人都明亮起来，从视野到心胸，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轻松之感。银杏树不像别的树，它没有旁逸斜出的虬枝，它就是一棵树的樣子，它在秋风里染上了一层阳光的颜色，把树叶变成黄花，开在路边，开在庭院，开在每一个路过它的人的眼眸和心上……脚下铺了厚厚一层银杏叶，叶落无声，脚步涉过，人又难免生出一些流年蹉跎的感慨来。

我喜欢银杏树，喜欢它的干净和简洁。在有阳光的日子，每一片叶子都像刚在水里洗过一样，在阳光下闪着水粼粼的动人的光泽。即使是没有阳光的日子，它也能黄得耀眼。耀眼而不夺目，它是温和的，带着君子的谦和儒雅，懂得节制自身的欲望和情绪，与尘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却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。能媲美瑶池仙境里的任何草木，也能在尘世的河畔自得风景，这就是银杏。我弯腰捡拾了一些银杏叶片，准备带回去夹书中，等到冬日落雪之日翻阅时，银杏叶翩然而落，如此，我便可以说：“下雪天，我的秋天才飘落……”

用几片银杏叶片留住秋天，只不过是翻飞的思绪里一缕诗意的遐想。我站在银杏树下，听风吹银杏，风过处，那小扇子“哗哗”作响，初听是一首秋日的序曲，听得久了，思绪翻飞到无边无际的荒野；叶片每每翻飞一次，就是小小黄蝶振翅动鼓一次，自成的每一帧都是天地间最美的乐章。



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

